

知识结构、企业边界与企业 所有权效率

张广科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劳动经济研究所,湖北 武汉 430060)

摘要:以狭义交易成本为基础的交易成本经济学的企业理论对企业的边界、企业为什么节约交易成本等问题的解释缺乏说服力。文章以广义的交易成本概念为分析工具,以企业为什么节约交易成本为分析主线,最终得出关于市场中企业性质、企业纵向边界以及企业横向边界的新论断。

关键词:交易成本;知识结构;规模经济;企业边界;企业所有权效率

中图分类号:F4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952(2004)07-0097-08

一、交易成本

迪曲奇(1999)在对科斯开创的交易成本经济学的企业理论进行较为深入的批判,并试图构建一个包容交易成本在内的更为广阔的分析框架时,将交易界定为组织单位之间的交换活动,与此相对应的交易成本仅指利用市场的成本,而把利用企业的成本或企业内的管理交易成本界定为“组织成本”。因此,本文在这里将企业理解为动态意义上生产、交易合约的集合,并采用康芒斯关于交易可以分之为“买卖交易”、“管理交易”和“配额交易”的观点,将企业的交易成本理解为企业制度运行的成本,即企业的交易既涉及企业内部的生产组织管理交易,又涉及市场上的买卖交易,交易成本不仅来自于利用市场的交换活动,而且还来自于企业的生产活动(即“组织成本”或“管理成本”),同时也包括在交易过程中为获取关于交易或合约标的物的知识(技术性知识)和交易或合约本身的知识(制度性知识)^①而付出的学习成本(其中也应包括交易损失)。并以上述企业框架和交易成本界定为分析工具和主线,对市场中企业的

收稿日期:2004-04-02

作者简介:张广科(1977—),男,河南南阳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劳动经济研究所,劳动经济学博士。

本质、企业的边界以及企业为什么能够节约交易费用、不同企业组织为什么具有不同的效率等问题进行更深层次的分析探讨。

二、企业为什么节约交易成本

科斯(Coase, 1937)关于企业性质的理论可以简化为一个命题:企业是市场里节约交易成本的组织,当企业节约的交易成本在边际上与其支付的组织费用相等时,企业的边界也就确定了。这一命题往往被曲解为似乎所有的企业注定都要节约交易费用,但企业这种合约节约交易成本的根源是什么?当企业内要素遵循“行政权威”机制进行要素配置时,这种权威的依据又是什么?为什么不同企业的交易效率不同?显然,科斯的的企业理论对此的解释是乏力的。

张五常(Cheung, 1983)关于“企业与市场的不同只是一个程度问题,企业的本质是用劳动(要素)市场取代中间产品市场”的观点是深刻的。其认为科斯关于企业替代市场的观点不完全正确,企业也是一种市场制度,并且若中间产品市场的交易效率高于劳动等要素市场,则就没有必要通过要素市场与企业这一中间环节来衔接要素所有者和最终消费者。这一论断意味着企业对要素有着一种与市场不同的“发现价格”的独特方法,能产生、传递关于要素有效率交易的信息,即企业内部的要素配置机制是低成本的。但为什么企业会在内部要素配置上取得效率优势以及企业合约与市场合约在本质上有何区别和联系等问题被忽视了。

基于张五常和科斯的思路,并借助消费者—生产者、专业化经济和交易成本这三方面因素,杨小凯和黄有光(1993, 1994)构建了一个关于企业一般均衡的契约模型。在这一模型中,企业成为促进分工的一种形式。与自给经济相比,企业也许会使交易费用上升,但只要劳动分工经济收益的增加超过交易费用的增加,企业就会出现。但问题在于分工为什么能够节约交易费用?企业作为一种间接定价机制,在经营者获取多少剩余索取权的量的合约履行过程中能否真正节约交易费用?以及企业作为一组要素投入的合约,将企业交易费用的节约仅仅归结为经营要素交易费用的节约,而假定其他要素交易费用外生的论断是否合理。这一分析本身显然对上述问题缺乏足够的解释。

克莱因(Klain, 1978)和威廉姆森(Williamson, 1988)从资产专用性这一影响交易成本的具体交易维度的角度讨论了企业的性质。认为进行了专用性投资的一方为了防止另一方将专用性资产的准租金攫为己有的机会主义行为,因此就有必要建立纵向一体化组织或签订长期合约来取代现货交易市场。而这种纵向一体化组织就是企业,其本质是获得与专用性投资的所有权和剩余控制权,进而解决专用性资产投资不足问题。一项交易最终由何种治理结构的组织来组织进行取决于交易中资产的专用性程度、交易的频率、交易中涉

及的不确定性等交易纬度。但应当承认,任何资产都具有资产专用性,只是在程度上有所差异,而区分这种差异的方法并不能令人信服。

上述学者的企业理论的共同之处在于将企业理解为在正交易成本条件下,为节约交易成本而形成的一系列不完全契约。但这些分析都不能回答“企业为什么能够节约交易成本”这一涉及企业最本质的问题,从而无法从本质上揭示企业这组合约与市场这组合约的本质区别和联系。

三、知识交易与企业边界

企业这组合约大致上可分为三类:一是要素所有者签订的要素使用权交易的不完备合约,其签订构成要素交易市场,其履行构成企业;二是企业与企业、企业与最终消费者之间签订的关于产品或服务的合约,其履行构成产品和服务市场;三是企业内部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人力资本与人力资本之间达成的资源配置合约,其履行构成企业内部资源配置的“权威机制”。后两类合约实质上是第一类合约的延续和履行,涉及企业经营活动中的研发、生产、销售(服务)等交易行为。这三类合约的签订和履行过程就蕴涵着企业节约交易费用的本源。

1. 合约的规模经济

在交易成本为正的市场中,将大量同类交易合约集中于企业这一中介,可以达到交易合同签订和履行的规模经济。如果由市场中的要素所有者与最终消费者直接进行交易,合约的签订量将远高于企业作为专业化的合约中介人市场条件下的合约签订量。而每一项合约的签订都要花费交易前的信息搜寻成本、交易中的谈判成本和选择成本。因此,企业存在的功能之一即为将大量的合约同质化并集中起来,从而降低合约的单位成本。企业存在的依据就在于它能取得合约过程的规模经济(鲍尔,1989)。

2. 生产的规模经济

企业合约的规模经济是企业生产的规模经济的前提,只有要素交易合约的集中才可能带来企业合约中后两类合约以及企业生产的集中。在企业后两类合约的履行过程中,会产生三种不同形式的合作收益和规模经济,节约企业内部的组织成本和企业外部的交易成本。一是在非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之间形成的合作收益。资本具有专用性,土地、技术专利、货币、厂房这些具有高度互补性的资产只有通过企业进行合并,才能解决进行关系专用性投资时的“套牢”问题。因此,资产高度互补的企业进行合并能带来增值,资产相互独立的企业合并只能带来减值(Hart,1995)。二是在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之间的规模经济。人力资本是企业高度互补的非人力资本的粘合剂,它可以将企业分散的物质资本组织起来,使企业的要素使用权合约得以履行,最终扩大了生产规模,节约了单位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三是人力资本与人力资本之间

的合作收益。人力资本也具有高度专用性,在企业的团队生产中相应形成了企业内部的分工,而企业合约所形成的“行政权威”机制则支配这些分工,并减少了这些分工进行合作时的交易成本,使分工最终带来合作收益。

3. 产品或服务交易的规模经济

在企业与企业,以及企业与最终消费者之间签订的关于产品或服务的合约的履行过程中,产品或服务的专业化分工会使产品和服务市场上的交易具有明显的规模效益递增优势。

上述分析,从一个侧面找到了企业节约交易费用的根源。但是,企业既然可以产生合约规模经济、生产规模经济以及产品或服务交易的规模经济,为什么市场中不同的产品与服务不由同一家企业来组织?企业多元化经营的,即企业纵向的边界是什么?在同类产品与服务的交易合约,为什么不同的企业具有不同的交易效率?当某一行业的企业扩张到一定规模之后,为什么不是由市场来取代,而是由其他企业来组织同类要素交易?企业的规模,即横向边界是什么?显然,要回答上述问题,我们必须对企业三个合约进行更深层次的分析。

4. 知识结构与企业边界

本文认为,企业实质上是市场中的专业化“知识合约”中介,企业的本质是知识的运用与更新,企业的知识结构以及知识的学习成本^②决定了企业的合约边界。

这里所谓的知识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明言知识,另一种是难言知识。明言知识可以用正式的语言明确表达,如语言陈述、数学公式、说明书等,可以方便地在个体之间传播。难言知识则很难用正式的语言明确表达,它是隐含于个体经历中个人独有的知识,并包含着无形的因素,诸如个人的体验、经验、技术、发明专利、信念和价值取向等。两种类型的知识在个人和组织之间的传播有以下四种形式:从难言知识到难言知识,称之为群化;从难言知识到明言知识,称之为外化;从明言知识到明言知识,称之为融合;从明言知识到难言知识,称之为内化。明言知识一直是知识的主要形式,难言知识作为企业行为的关键组成部分,却一直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而企业合约的本质就在于在市场中搜集难言知识和明言知识,在企业内部实现知识的群化、外化、融合和内化(本文将企业内部知识的群化、外化、融合和内化过程中的成本以及信息搜寻成本统称为企业的学习成本),并最终以前言知识的另一种形式——产品或服务进入产品市场和服务市场。

在企业的要素使用权交易合约的签订过程中,不同的交易合约内容需要不同的知识结构来支撑,对于同类的交易或合约,不同的知识结构也会带来不同的交易成本和交易效率。由于个人或组织既有的知识结构中凝集着一定的学习成本,要靠未来的交易进行补偿。而相对于某一类交易而言,交易知识的学习成本具有一定的固定性。因此,交易合约的签订量越大,单位交易合约所承担的学习成本就越小。这才是企业出现和约的规模经济的根本原因。此

外,如果市场中要素所有者和最终消费者直接进行交易,则每一个交易主体都必须进行相关交易知识的学习,尽管他们的知识结构重复,尽管他们的交易量很小,但每个人都必须为重复学习同样的知识结构而支付大量的学习成本,从而导致社会总交易成本的上升。

将大量合约集中到企业,除了合约的规模经济外,更在于其能将大量的包括中间产品交易在内的同类产品与服务合约集中到企业,从而产生导致企业生产和提供产品或服务的单位学习成本递减的规模经济。

企业的知识结构和学习成本决定了不同性质的产品或服务合约只能由不同的企业来组织。合约具有多样性,不同标的物的交易合约是异质的,所需要的知识也是异质的,不存在一种最优的合约技术可以把所有的合约集中起来。本文认为,一个企业多元化经营的边界是企业原有的知识结构能为其新开展的交易合约提供知识支持,即双方的知识是兼容的,使得企业现有知识部分可利用,企业的单位学习成本因此进一步降低,企业从新旧合约所共有的合约属性中获得规模经济。如果企业签订的新的合约与企业原有的合约是异质的,企业现有的知识结构不足以支撑新的交易的开展,企业不得不为此承担新的学习成本。在企业新交易合约达到足够的规模之前,企业的知识结构和学习成本就决定了企业多元化经济的规模不经济。换句话说,企业为维持自己所需要的知识所要花费的成本就决定了企业的纵向边界(Demsetz,1988)。

企业不同的知识结构和学习成本也决定了在同类产品与服务的交易合约中,不同的企业会具有不同的交易效率。因为,从事同类产品或服务的企业不同的知识结构不同,各有其比较优势,使得它们在上述成本的规模经济和交易效率方面是不同的。此外,企业虽然存在着合约、生产、服务等规模经济,但并不意味着企业可以无限制地扩张,以至最终由市场来取代企业。当企业的规模扩张到其内部的知识结构(如制度性知识、技术性知识等)不足以支撑内部的交易时,企业的交易效率就会降低,进而丧失企业的规模经济和市场上的竞争优势地位,最终由市场来选择具有这类交易的规模经济的企业来组织同类要素交易。企业的横向边界也由此而确定。但在现实中,这一解释对战略同盟、许可经营等准一体化组织的边界不具有说服力。

市场中存在诸多处于市场和企业之间的中间形态的组织,即准一体化组织。这类组织往往由核心企业掌握研发、核心技术、品牌经营和营销网络,而将制造环节虚拟化,即发包给其他毫无投资关系的企业来制造。从而在核心企业与发包企业之间形成一种长期合约关系(取代了企业),将企业的一部分学习成本外化,在组织内部实现了合约的规模经济和合约的范围经济,最终使企业的横向边界超越了单一企业的合约知识学习成本的限制,降低了组织最终产品与服务的单位学习成本。外部市场(某一企业)组织这一交易的利益大于核心企业自身组织所得的利益,外部市场的利益优势和核心企业内部的组

织控制成本优势是这类组织存在的基本机理。

本文认为,这类组织的横向边界取决于核心企业与发包企业之间知识的传播难度以及传播频率。假定某种产品交易合约的签订和履行需要两种知识:a 知识和 b 知识,而这两种知识分别为两家企业 A 和企业 B 分别拥有。如果两种知识相对两家企业而言都是明言知识,在两个企业之间传播成本较低,可交流性较高,那么两家企业谁来充当核心企业对交易的效率都无影响;如 a 是难言知识, b 明言知识,那么从效率的角度考虑,只能由企业 A 来充当核心企业;如 a 知识和 b 知识都是难言知识,则只能建立一体化组织,即企业来组织交易。具体分析见图 1。

由图 1 可以看出,企业是市场中专业化的知识合约中介,知识的可交流性在企业的边界确定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企业的功能在于将企业的明言知识和难言知识转化为可被感知的另一种知识形式(即产品或服务)。知识的可交流性和交流频率决定了交易方式选择,决定了企业、市场的边界以及市场与



图 1 知识交易与企业的横向边界

企业中间地带的边界。知识的可交流程度和交易频率越高,准一体化组织的交易方式就越趋向于松散,直至被市场取代;知识的可交流程度和交易频率越低,准一体化组织的交易方式就越趋向于紧凑,直至被纵向一体化组织,即企业所取代;知识的可交流程度低、交易频率高以及知识的可交流程度高、交易频率低两种状态则决定了企业和市场之间的中间状态,即准一体化组织的横向边界最终仍由企业的知识结构和学习成本确定。

四、知识结构与企业的所有权效率

由于企业契约的不完备性和人的有限理性,格罗斯曼和哈特(Crossman 和 Hart, 1986)引入了企业剩余控制权(契约中未特别指定的活动的决策权)和剩余索取权的概念,并将二者界定为企业所有权,认为企业所有权的效率含义就是使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在企业投资者和经营者之间呈现对称性安排。但如果从知识结构的角度考虑,我们将会得出关于“企业所有权结构效率悖论”,以及国有企业所有权改革新的方向。

1. “企业所有权结构效率悖论”

在现代企业交易合约中,债权人只获取固定的要素投入回报,不拥有企业

的剩余索取权,也就没有动机去争夺企业的剩余控制权。与此相对应,股东拥有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在事实上承担了企业的经营风险,即企业的剩余控制权对其利益有决定性的影响。这也是格罗斯曼和哈特所提出企业所有权的效率含义就是使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在企业投资者和经营者之间呈现对称性安排的本源。但在交易成本为正的条件下,以下因素往往导致股东无法拥有企业的剩余控制权,从而出现“企业所有权结构效率悖论”。

(1)信息不对称和“公共地”属性。一方面是由于股东处在企业外部,对企业内部的生产经营等决策信息掌握程度有限,由其来行使企业的剩余控制权,要么导致决策信息搜寻成本过高,要么导致股东对企业剩余控制权的低效率行使(如决策失误损失、决策迟滞损失等)。上述两方面的成本超过合作收益的可能性足以使股东放弃企业剩余控制权的分享。另一方面,股东行使企业剩余控制权的行为具有“公共地”的属性,即为避免行使企业剩余控制权的信息搜寻成本,股东之间会进行博弈,出现“搭便车”和股东剩余控制权虚置等问题。

(2)知识结构的权威性。从企业整体的知识结构看,企业各种要素所有者的知识结构是不同的。因此,企业决策权,即剩余控制权的安排应与所需要的专门知识相匹配才有效率(Hayek,1945)。而在现代企业分工体系中,企业经营者被赋予了专门进行决策的知识结构及其他必备素质,即从分工与合作的角度考虑,经营者独享企业的剩余控制权才是最优的。即使部分股东在企业外部有足够的动机和成本来行使其“法定权力”,即分享行使企业的剩余控制权,知识的权威性及由此形成的“实际权力”仍会导致这种努力的低效率。因为企业中真正具有知识和信息优势的要素所有者才能成为企业“实际权力”的拥有者,那些拥有企业“法定权力”的要素所有者最终只能接受企业“实际权力”的拥有者的建议(Aghion和Tirole,1995)或决策受其影响。这样,在企业所有权效率结构中,企业剩余控制权对股东很重要,但股东的知识结构却在事实上导致了其剩余控制权的虚置,即“企业所有权结构效率悖论”。

本文认为,“企业所有权结构效率悖论”是“企业剩余索取权悖论”^⑨出现的根本原因。

2.“企业所有权结构效率悖论”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

国有企业的“企业所有权结构效率悖论”进一步深化。在实践中,国有企业的上级管理部门充当了企业监督者和企业剩余索取权代理人的角色。但企业上级管理部门的监督和剩余索取职能最终都是由该部门中的单个经济人来行使的,而企业获得多少剩余、国家获取多少剩余与这些单个经济人毫无瓜葛,则这些单个的经济人就既没有动机也没有经济支持去行使投资者的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职能,此即国有企业的“所有权虚置”。

同时,由于“资本雇佣劳动”等单边企业治理模式的存在,国有企业的大部分经营者都不能真正获取企业中与人力资本产权相对应的企业剩余索取权,

即经营者剩余索取权虚置。

因此,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路不能仅仅着眼于“派遣稽查员”等企业外部监督的强化。关键在于企业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是“实置”。思路之一是将企业投资者的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外化”,即完善企业外部监督者的知识结构,并赋予其企业的剩余索取权。思路之二是将企业投资者的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内化”,即完善企业内部职工的知识结构,让企业职工拥有企业扩大再生产过程中的剩余索取权,从而使其在企业内部充当代理人 and 委托人的双重角色,而这可能是国有企业将来真正的改革方向之一。

注释:

- ①关于这一划分的争论,详见:汪丁丁《知识社会与知识分子》,《读书》,1995年第11期。
- ②企业的学习成本是企业制度运行成本一个天然构成部分之一,但却一直为人们所忽视,这也是本文将其纳入企业交易成本范畴的根本原因。
- ③有关企业剩余索取权悖论的详细论述,参见谢德仁:《企业剩余索取权》,上海三联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参考文献:

- [1]Jesen M C, Meckling. Theory of the firm: Managerial behavior, agency cost and ownership structure[J]. Journal of Bussiness, 1979, 52(4).
- [2]Coase. The nature of the firm: Origin, meaning, influence[J]. 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 1988, (4).
- [3]迪曲奇. 交易成本经济学[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 [4]谢德仁. 企业剩余索取权[M]. 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Knowledge Structure, Border of Enterprise and Ownership Efficiency of an Enterprise

ZHANG Guang-ke

(Institute of Labor Economics, Zhong N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Law, Wuhan 430060, China)

Abstract: The firm theory of 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 based on transaction cost in the narrow sense is not convincing when it explains such issues as firm boundaries and the reason of a firm to economize its transaction cost. Employing transaction cost concept in the broad sense as analysis tool, and the reason of a firm to economize its transaction cost as analyzing thread, the paper finally comes up with new judgments on the nature of firm, the vertical border and horizontal border of a firm in the market.

Key words: transaction cost; knowledge structure; scale economy; firm border; ownership efficiency of a firm